

东莞县文学作品选



东莞县文学会
东莞县文化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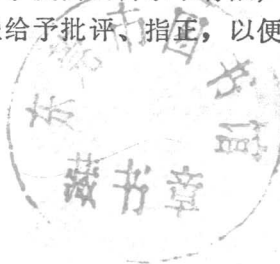
前 言

今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为了检阅我县文学创作的成绩，达到激励全县人民群众之目的，我们商定出版这本《东莞县文学作品选》。

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县文学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这本集子正式得以跟读者见面了。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据不完全统计，我县在地区级以上获奖和省级以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共有二百三十九篇。在这批文学作品中，我们选登了二十一篇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的来稿，并编写了一个形式多样，引人注目的总目录，共编织成一束五彩缤纷的花环，作为献给祖国——母亲的生日礼物！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大家多些给予批评、指正，以便把今后的出版工作做得更好。



东莞县文学会
东莞县文化馆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金锁铜关话虎门（游记）	袁治平（1）
东征曲（散文）	谭满矶（5）
虎山少年（广东游击战争故事）	
.....	蔡 信（9）
大岭山区儿童团（广东游击战争故事）	
.....	李干鸿（16）
蒋光鼐和“瓮仔兵”（民间故事）	
.....	王励吾（20）
脚板（散文）	陈庆祥（24）
蕉林之夜（诗）	周自涛（30）
艇儿啊！张开你的翅膀飞吧！（散文）	钟百凌（32）
夜巡珠江口（诗）	卢锡铭（38）
望香港（诗）	谭日超遗作（40）
吴祥卖猪（小说）	李逸江（49）
鸡鸣天大亮（小说）	周世勤（60）
物归原主（小说）	萧光明（63）
相片（诗）	邓慕尧（65）
送支水笔给亲郎（客家山歌）	傅立山（66）
三月荔花香（小说）	莫树材（68）
烟花姑娘（诗）	邓炯光（71）
回乡（散文）	钟淦泉（73）

国际龙舟赛夺标记（报告文学）.....张铁文（77）

“问问雷锋叔叔吧！”（诗）.....张铭新（83）

荔枝的故事（民间故事）.....任远图（84）

黑猫、白猫和花猫（寓言故事）

.....周满才（87）

我带时间朝前跑（民歌）.....钟镜铨（88）

灿烂之花 丰硕之果

——东莞县35年在省和地区获奖以上发表的

文学作品目录选编.....（89）

金锁铜关话虎门

(游记)

袁治平

阳春三月，百花盛开，一个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游览了位于祖国南大门的古塞——虎门。

虎门，位于珠江的入海处。因为雄踞狮子洋的大虎山、小虎山象两只凌空欲扑的猛虎，而矗立于穿鼻湾江流之中的上下横档礁，又酷似珠江两扇壁立的铁门而得名。这里，山水奇丽，北通黄埔，南临大海，是百年以前从海上进入广州的咽喉要地。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民曾在这里痛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可歌可泣的第一页。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美、葡武装走私鸦片进入我国，用这些毒品来毒害中国人民，又骗走了我国的大量白银。中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和贩卖鸦片的活动作斗争，清政府钦差大臣林则徐也坚决禁止吸食和贩卖鸦片。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迫使英、美烟商在虎门交出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共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于一八三九年六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在虎门销毁。

当年销烟的虎门海滩，如今已建成为美丽的海滨公园。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我们步入绿树交柯、鲜花怒放的公园，迎面是一座紫红色的抗英英雄塑像。塑像底座

前面的大理石上，刻着“鸦片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金色隶字；西侧的浮雕，再现了当年虎门军民销烟、抗敌的壮烈情景；塑有五个手执兵器的渔民、农民和士兵，神态英武，栩栩如生，显示了虎门人民同仇敌忾反击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公园的中央，“鸦片战争虎门人民抗英纪念碑”巍然耸立。纪念碑旁边，排列着六门古炮，全部用生铁铸成，每门重达六千多斤，给人一种“丰碑铁壁护灵柩”的感觉。在公园的左侧，有两个长宽各十五丈的销烟池，是前几年按照林则徐奏稿记载的形状复原的。原来，销毁鸦片烟用的是水，而不是火。销烟池底平铺石板，四周拦桩钉板，池旁开一涵洞，池后通一水沟，销烟时先将池蓄水，撒盐成浓盐卤水，然后把鸦片分批放入池内，用浓盐卤水溶化，再加生石灰搅拌，使其分解销蚀，然后引江水入池冲走，涓滴不留。销烟池，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的最好见证，也是显示中国人民的智慧的最好见证。

抗英纪念馆建筑在公园深处，周围青松翠柏，绿树红花。整个馆线条明朗，格调古朴，回廊百转，曲径通幽。馆内珍藏着鸦片战争时期的大量文献、实物和图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则徐主张查禁鸦片的奏稿，可以看到当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衣冠和画像；可以看到虎门水勇队抗英中使用过的刀枪剑戟。

离开了抗英馆，我们开车前往鸦片战争的古战场——沙角炮台。沙角，座落在伶仃洋畔。一道雄伟的城墙北起白草山麓，南临伶仃海角，巍然直扑大海。据关天培所著的《筹海初集》记载，早年在清朝康熙至嘉庆年间，清廷为加强海防建设，曾陆续在虎门两岸及海中岛屿上兴建炮台，“以沙

角、大角炮台为第一重门户，南山、镇远、横档三处炮台为第二重门户，大虎炮台为第三重门户”，并派官兵把守。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关天培等在此处凭险设防，进一步修筑了炮台，增加了大炮，添置了战船，驻扎了水军；并在上横档附近一段较窄的江面上，设置了两条长达三百七十二丈的拦江大铁链，横锁主航道；又在下横档附近一段浅水的江面上用木头打下无数梅花桩，使敌船不能横冲直撞。这样严密的布防，使虎门天险成为埋葬侵略者的坟墓。正如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虎门六台，金锁铜关；进来不易，出去更难。”

如今，沙角还保存着两个完整的炮台，“濒海台”和“捕鱼台”。“濒海台”用大石砌成，两丈多高，象个城堡，台前还摆着一门重达六千多斤的古炮。这景象，很使人想起关天培“震雷霆于八方台上，扬威武于九洲洋中”的豪言壮语来。据说，这门广东佛山铸造的铁炮，在鸦片战争中曾打死不少鬼子，立下了赫赫战功，人们称之为“功劳炮”。这和旁边那门李鸿章搞洋务运动从外国买回来，第一发炮弹就卡壳的“纸老虎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离“濒海台”不远，就是当年指挥作战的“捕鱼台”。“捕鱼台”的出口下临峭壁，紧控江面，是暗堡式的，从江面上看，仅见其炮眼。炮台名为“捕鱼”，用意很好，表达了先辈们视侵略者为网中鱼鳖，敢于蔑视强虏的英雄气魄！

但是，“夷酋方丧魄，廷议急和戎”。由于清廷腐败无能，昏庸的皇帝听信奸言，撤了林则徐、邓廷桢的职，还把他們充军伊犁。卖国贼琦善把持广东防务，下令解散虎门水勇，拆除横江铁链。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英军调集了铁甲

部队，乘虚而入，再度攻打虎门，沙角炮台陷入敌手，守台将士几全部殉难……”。英国侵略者长驱直入广州，这是多么令人悲愤的往事！

离濒海台往前行，我们凭吊了“节兵义坟”。这是一座用青砖建成的大坟。那时沙角炮台先陷后，七百多将士殉难。两年后，当地民众收集了阵亡士兵的遗骨七十五具，合葬在一起。并在墓碑上刻写“节兵义坟”四个字。

当我们乘船离开虎门时，两艘炮艇乘风破浪飞驰过来，威武的大炮直插蓝天。此刻，不禁令人想起陶铸的诗句：“飞舟过虎门，浪阔海云深。敌氛今已靖，应以慰关林。”

（原载吉林《新村》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东 征 曲

(散文)

谭满矶

年近八十的黄带娣阿婆鹤发童颜，性格爽朗。她有一个木葫芦——这传家宝很不寻常，它是历史的见证，饱经人间的沧桑。阿婆一讲起它的来历，就激情荡漾，泪花闪光。那风云变幻的艰难岁月又在眼前浮现，那深情激越的东征插曲又在耳边回响……

那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周恩来带领的东征军来到东莞石龙镇上。一个暴雨后的黄昏，夕阳西照，奔腾的东江更显得混浊浩茫。江边三五艘破船旧艇，随着波浪上下颠荡。一阵忧怨的咸水歌声，被秋风吹送，如泣如诉，十分凄凉：“水上人家哩有几惨罗，一年到尾哩泪汪汪罗……”

当时才二十四岁的带娣，正守着重病的家婆，一边唱着这凄凉的歌，一边修补烂网。坐在沙滩上低头苦想的，是她的丈夫李水长。忽然，带娣发觉几个东征军人，走近她的小艇旁。

走在前头的军人约二十六七岁，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炯炯有光。他身材高大神采奕奕，十分英武威壮。水长抬起头，只是冷冷的向军人一望，带娣以为又是大祸临头，手弹脚颤心又慌。家婆更吓得呻吟几声，连忙缩入狭小的艇仓。

浓眉大眼的年青军人轻轻拍着水长的肩头，十分关切地把话讲：“阿婆有病吗？”说着就要钻进艇仓把阿婆探望。谁知他被挂在蓬顶的木葫芦重重地碰了一下，带娣更加失措惊惶：“长官，里面又狭又脏，你就别进仓……”

“大嫂，别叫我长官，我姓周。”年轻人和气地讲：“刚才听见你唱的歌，我想你们怕是碰到什么难事了吧？”带娣霎时眼圈红红泪汪汪。又听他对后面的人说：“陈参谋，马上请张军医同阿婆看病，顺便带点糖。”

这肺腑之言似滚滚的暖流，涓涓注入水长的心房。水长慢慢站起来，呆呆地望着这高大魁梧的军人，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他只叫了声“周先生”……万语千言不知从何开讲。是啊，千百年来，除了渔霸抢鱼要虾，官家催捐逼债，有谁见过岸上的“先生”把我们水上人关怀探访？此时此地，怎能不叫左船右艇的水上人围来观望？此情此景，又怎能不教水上人热泪盈眶？

何柴伯见年轻人还注视着木葫芦，便上前把话讲：“周先生，你定是奇怪，这碰头磕脑的东西何故会挂在这狭小的艇仓？唉，一讲起它我就无限辛酸悲怆，岸上的有钱佬骂我们是蛋家，是水流柴，长年长世随水飘荡。上街都要交买路钱，更不准我们定居岸上。为了不至于小孩受淹，从小就要把救命葫芦绑在身上。……年初，水长的儿子阿牛，趁大人不留神，解开绳索偷偷上岸看人家烧炮仗。谁知被地主放出恶狗追咬，可怜他，他……跌落水闸口把命丧！水长有冤无处诉，就将木葫芦挂在蓬顶，永世不忘！”

听完这话，年青人双眉紧锁，他似对自己，又似对大家深沉地说：“只有打倒军阀，武装革命，穷人才会翻身，国

家方能富强！”

这时，张军医来跟带娣的家婆看病，带娣悄悄问：“周先生是什么人？”“哦，他就是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周恩来！”

“周恩来？”带娣不禁喊起来，“周恩来……这个名字多么响亮，对我们水上人来说，这名字又是多么如意吉祥啊！”

天色已经很晚了，头顶，是朗朗的星空，身边，是滚滚的东江，何柴伯双手捧着一碗香糯浆，满怀敬意地走到周恩来面前激动地讲“这是把十几家的香糯谷，用砂盆研烂，再用东江水冲成的香糯浆。周先生，请你尝一尝！”

周恩来接过瓦碗，用广东话说了声“多谢”，便一饮而尽。他喝得多么酣畅！带娣走上前问：“甜吗？”他摇了摇头：“咸啊！苦啊！”大家十分惊异，只见他深情地对众人讲：

各位父老兄弟，冲香糯浆的东江水，分明是我们水上人流了千百年的辛酸血泪啊！我喝了它，就会把你们永远不忘！

啊！谁还忍得住自己的眼泪？甜酸苦辣一齐涌上人们的胸膛！流吧，流吧，让那辛酸的眼泪，激动的眼泪，滚滚流淌……

周恩来把衣领解开，任凭江风吹拂他那火热的胸膛。他一手举起木葫芦，一手抚摸着身边的小姑娘，满怀深情开了腔：“木葫芦救不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他们，我们要革命！军阀一定要打倒，奴隶一定要解放！记住我的话吧：革命成功之日，水上的同岸上的穷苦人一样，都要做国家的主人，

都能住进高楼大厦，定居岸上！”

周恩来的话是多么坚定铿锵，水上人有了斗争的勇气，看到了光明的希望！

周恩来迈着坚定的步伐，离开了带娣的小艇。不，他永远在我们心上。这东征的插曲，永远在我们心中回荡！带娣更是把木葫芦当传家宝，世代珍藏。多少年来，水上人从心底里呼唤那吉祥的名字，把胜利的明天盼望：

周恩来啊！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们水上人再向您献上一碗用东江水冲的，比蜜糖还清甜的香糯浆！（一九八

〇年获省优秀幻灯创作奖，并由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虎山少丰

(广东游击战争故事)

蔡 信

一九四三年的一个夜晚，在东江抗日游击区——东莞县凤岗的一个小山村里，游击队和民兵联欢的文娱晚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民兵队的节目刚演完，拉拉队就猛催促游击队的小鬼班：“小鬼班，来一个！”

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个挂着勃朗宁手枪的小鬼虎生生地站了起来说：“叫我们去缴几支枪，拔几个萝卜头（日本鬼子）倒容易，要我们唱歌跳舞，头痛啊！让我们去缴几支抵销这次节目吧！”他是小鬼班的班长黄友，正在找理由极力推辞，但大家说什么也不同意。民兵队长刘英站了起来，以大姐的身份说道：“我说吧，小鬼班不演节目也可以，那就要班长带领全班在这个场地爬一圈！怎么样？”这可把黄友气虎了，霍地跳起来说：“咱们来一个！”真是点将不如激将，这一“激”，便把小鬼班的节目“激”出来了，其实。人们早已按准了黄友的脉搏，仅就一个“激”，便可以说出他的许多故事。

黄友出生在虎山脚下的一个贫农家庭。十二岁那年，他在村里的私塾念书。学校里有个肥头大耳的地主仔，经常欺负小同学。一天，这个地主仔无缘无故把一个小同学的毡帽

丢到水塘里。黄友打抱不平，挺身而出喝令地主仔把帽拾起来。地主仔仗着自己牛高马大，根本不把黄友放在眼里，挥起拳头威胁说：“老子就不拾！你敢上前一步？”黄友火了，一个猛劲冲上去，一头将地主仔撞得四脚朝天，哇哇大哭。私塾先生闻声出来，不问青红皂白，便要罚黄友和那个小同学跪“圣人”。黄友说：“要跪就三个人跪，为什么先欺负人的不跪？”老先生不由分说，举起藤鞭便往黄友的头上打来。黄友一步跳上神桌，将“圣人”孔老二的画像撕得粉碎，朝着老先生的脸上掷过去……此后，黄友再没有上学。不久，村里来了游击队，他就参加了部队。

一次，一个通讯员送信到黄友所在的部队，腰间挂着一支勃朗宁手枪。黄友很羡慕，问是从那里弄来的，通讯员说是从鬼子手上夺来的，并笑着说：“象你这样小年纪，再过三年能夺到一支不错了！”“三年？”“三年能夺到还算顶呱呱哩！”“妈的，小看人，我三天内就要夺一支给你看看！”“哈！哈！可别把牛皮吹破了！”通讯员说着还拍了拍黄友的肩头，气得黄友一转身便走开了。

第二天，黄友穿着破旧的便服在鬼子活动的地方转来转去，发现一个日本军曹在平湖桥下洗衣服，腰间挂的正是一支勃朗宁。黄友装着看鸭的样子走过去，乘那个军曹不备，一匕首插进他的脖子，夺过手枪，一头钻进河里，潜水走了。

又过了两天，部队和一帮“呵呵鸡”（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呵呵鸡”占领了两面高地，架起一挺机枪向我方扫射过来，游击队员伏在田垄上，地形很不利。黄友爬到指导员的身边，请示说：“我去干掉他们的机枪！”“危险！”

“不怕！”指导员还来不及拦阻，黄友已俯着身子，象猫似的窜了出去。指导员命令战士们加强火力，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敌人的机枪正在嗷嗷叫，“呵呵鸡”们得意忘形，冷不防黄友已绕到他们背后，一连投出了三个手榴弹。机枪哑了。几个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黄友一溜烟冲上去抓住机枪，掉转枪口向一侧的敌人猛扫。一群“呵呵鸡”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便被送上了西天。我部队发起冲锋，剩下的小股敌人拼命夺路逃窜。事后庆功祝捷，指导员把前天缴的那支勃朗宁手枪交给黄友使用。

现在，黄友虽然还只有十六岁，但那支心爱的勃朗宁已经随他打过多次仗了。

× × × × × ×

小鬼班在场地中间列好了队。黄友看了刘英一眼，故意提高嗓门说：“我们男子汉不唱那些哥呀、妹呀的，我们要唱就唱个——”小查理插嘴说：“唱就唱个——冲得，打得！”

冲得，打得，不要怕辛苦！

牺牲是光荣，是为了革命……

正唱得起劲，中队长来了，老远便举手示意小鬼班停止唱歌。

紧急集合哨响了。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中队与武工队立即出发，去干掉平湖兵站的伪军！”

提起平湖兵站那群披着人皮的黑狗，同志们恨得咬牙切齿。这班野兽原是给日寇打得七零八落的国民党的“老差骨”，在国民党“曲线救国”的授意下，又纠合了一班惯

匪、流氓、地痞，投靠日寇，干起了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勾当。那个队长叫徐三，据说是国民党剿共第三支队支队长徐老四的拜把兄弟，每天要抽成两的鸦片烟，每当抽足了烟，便带喽罗们去敲榨勒索人民的血汗，晚上派兵拦劫过路的青年妇女，还经常带鬼子进犯游击区，烧杀抢掠……他们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经过多次侦察和缜密研究，决定一排占领北高地，狙击前来救援的鬼子，小鬼班由李查理同志负责，配合武工队突击……”黄友一听没有自己的份，顾不得中队长正在作战部署，匆匆跑出队列，“报告！我和小鬼班一块去！”

“不行！你的病还没好。”“好了，卫生员可以证实！”黄友说着，偷偷扯了一下卫生员的衣角。“小黄退烧了，但病还没有完全好。”卫生员很公允地证实。“有病就休息嘛！仗还怕没得打吗？”指导员来了。“指导员！你不是给我介绍过打仗治病的经验吗？例如，去年十月二十三日，你发高烧……”黄友紧紧“咬”住指导员。指导员和中队长交换了一下眼色，中队长笑了笑说：“这小鬼，真拿他没办法！”

“答应啦？敬礼！”黄友匆匆跑进队列。

× × × ×

沿着坎坷不平的山村小路，部队寂静而又迅速地行进着，凌晨三时到达了战斗地点。武工队和小鬼班将铁丝网绞开了一个大洞，乘着夜色摸入敌营。两个夜游魂般的哨兵巡过来了，大个子老钟和高佬蔡一跃而起，以他们粗壮的大手象铁钳般卡住哨兵的脖子。那两个哨兵还来不及叫一声，便被匕首捅死了。爆破组迅速将炸药包送到三个“金猪炉”（碉堡）的墙上，轰！轰！轰！金猪炉被炸开了口子，未炸



死的敌人从梦中惊醒，爬的爬，滚的滚，哭爹喊娘，乱作一团。从金猪炉后的小楼房传来徐三的叫骂声：“妈的！给我顶住！给我顶住！皇军马上就到啦！”武工队和小鬼班朝炸开的口子向“金猪炉”里掷出了一批手榴弹，冒着硝烟冲过去。黄友和查理冲进小楼房，用枪顶着一个浑身颤抖的马弁问：“徐三哪里去了？”“乒”的一声从床底下飞出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小查理的胸口。没等床底下射出第二枪，当！当！当！黄友便愤怒地射出了一串复仇的子弹，一个象肥猪般的家伙从床底下滚了出来。“查理！查理！……”黄友抱着查理大声呼唤。“班长，不要管我，消灭敌人要紧！”“敌人被消灭了，徐三被击毙了！”在浓重的夜色中依稀可辨，查理的小圆脸上露出了微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查理！查理……”黄友失声痛哭起来。透过泪水，他仿佛看见查理的父亲、八岁的弟弟被日寇飞机炸死，母亲活活饿死的悲惨情景。他心里充满了仇恨。

× × × ×

搬呀！抬呀！战士们扛着一捆捆的步枪、机枪，抬着一箱箱的子弹，押着一长串的俘虏，迅速退出战场。

“同志们，日本鬼子很快就要追上来，还将有一场恶战。大部队由中队长带领，必须在天亮之前爬过虎山，尽快返回游击区；一排、小鬼班和我留下作后卫。”指导员布置了任务，和中队长握别。

天蒙蒙亮，七、八十个穿黄军装的鬼子逼着百多个“黑狗”气势汹汹地朝虎山脚下追来。早已在山坡上严阵以待的战士们，待敌人来到几十米远，突然一阵猛打，敌人溃退下来，丢下几十具尸体。气得嗷嗷叫的日军少佐川口，亲手砍